

儀禮正義

冊四

儀禮正義十三

南菁書院

江寧楊大埭雅輪補

大射儀第七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

於祭大射儀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七

疏正義曰大射儀第七校勘記曰陳閩監葛俱無儀字與單

疏合釋文唐石經徐本俱有儀字目錄以觀其禮數校集釋本以觀其德者也云案今注疏本脫也字據宋本補案校勘記不言諸

本有異未知戴校何據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者

此射義文鄭本之以爲說也孔氏穎達禮記正義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

來朝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其賓射燕射皆有之此三

射之外有鄉射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

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主皮之射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

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槌質者是也敖氏曰此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也言大射者別於賓射燕射也盛氏世佐

曰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即有

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

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意鄭乃引射
 義所言天子之制釋之誤矣亦曰大射者別於鄉射也鄉大夫與
 其民習射於鄉學謂之鄉射諸侯與其臣習射於大學謂之大射
 其與賓射燕射異者彼是因賓燕而射射否惟欲主於序歡情也
 此則射而燕主於習禮樂也胡氏肇昕曰盛氏之說分晰明確考
 大射之禮周禮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
 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是諸侯卿大夫皆
 有大射也此篇所言皆諸侯之禮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
 習射此特大射之一事耳褚氏寅亮曰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
 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
 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
 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
 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少者
 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
 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以所貢者之得人與
 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即寓黜陟操諸侯之微權
 也因并令在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德序賓以賢
 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士則上以貢天子
 下以助己祭而即於其時令羣臣共習焉故逸詩大夫君子凡以
 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而射義所云君臣
 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以免流亡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
 得與祭即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
 世所謂陪位者耳並無職司非若百執事者之有一定而不可缺
 若贊玉幣者奉玉盥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
 則有常刑奚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蓋百官衆矣除祭祀
 有常職外其餘固不能一一入廟也於是焉射以擇之令其陪位

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夫所欲貢之士也
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駿奔走執豆籩之各有司存者
固並行而不悖矣然則祭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入戒公卿
大夫司射司士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為助祭
而擇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蓋亦指陪位言敖氏謂諸侯飲
酒而習射之禮則仍是燕射而非大射矣蔡氏德晉曰諸侯凡有
朝覲會盟諸大事亦當與羣臣習
射擇士以從不特祭為然是也

大射之儀

疏

正義曰敖氏曰他篇於此言禮是乃言儀者以其儀多
於他篇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其節文也郝氏曰不

曰禮曰儀射主儀也射者爭之器行之以揖讓故貴儀子曰射者何
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惟賢者乎射有儀所以難也盛
氏曰不曰禮而曰儀以其君有命戒射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
威儀之法比鄉射尤詳也

宜由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曰自此至羹定皆射前戒備之事戒諸官
尊者張射侯設樂縣陳燕具凡四節○蔡氏德晉曰戒射預告有

司以將射也高氏愈曰古人臨事而懼故必戒戒則人心警惕執事
虔共矣盛氏曰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然則王大射以
春矣諸侯大射之時未聞吳氏廷華曰射為祭設將祭先擇與祭者
與祭者定乃於祭前旬有一日卜日遂戒次第如此賈疏以此戒為

祭前旬有

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

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疏**正
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

曰注冢宰校勘記曰冢徐本作家誤

云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

者賈疏云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此言宰戒百官其事同故
鄭以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云作
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者大宰職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

命是鄭所本也釋官曰案崔氏靈恩云諸侯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本鄭氏內則諸侯并六卿爲三及聘禮諸侯謂司徒爲宰之注推之孔賈疏禮俱用其說今以尚書戴記左傳所言卿制考之自確諸侯三卿本無冢宰之官特上卿執政者亦以宰稱之如左傳稱蔣敖爲宰武請于冢宰國語使鮑叔爲宰之類皆謂執政之稱非實設此官周禮六卿大宰爲長諸侯三卿司徒爲長遂以宰爲長卿之號詩孔疏云經傳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小宰宰夫之屬無單言宰者故鄭以此宰比天子冢宰也春秋時宋鄭吳楚諸國皆有大宰之官而宋之大宰在六卿下鄭之大宰石龜爲良霄之介楚以令尹執政而有大宰子商大宰伯州犂見於傳則是別立其官非此經言宰之義以侯國三卿律之皆僭也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贊佐也謂士佐執事疏正義曰注凡其戒命校勘記曰命閭監俱作令與疏合案不射者周禮原文亦作令○賈疏云上文宰官尊總戒此射人司士區別重戒之注云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者夏官射人文云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者司士職文射人司士皆屬於夏官司馬故云皆司馬之屬也殊戒者謂射人與司士分戒之也云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方氏苞曰曰戒士射則知贊者不射矣觀此則士旅食乃升于司馬掌于司士而未受職者作之以贊射事明矣用此推之鄉射贊者有司之類射皆不與吳氏廷華曰此言贊者下公射則曰小臣正贊袒贊襲則凡量入樂入司宮小臣師之屬皆所謂贊者也

右戒百官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

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滌謂溉器埽除射宮

疏正義曰敖氏曰宰夫戒此三官以當宿視滌也宿謂前射一日爲之張氏爾岐曰前

者宰已戒百官至此宰夫又以射期將至來告於宰上下交飭也又及司馬者此日量道張侯司馬職也射人宿視滌埽除濯溉又在前

射三日之前一夕故云宿盛氏曰復戒此三官者以宰是百官之長司馬射人皆於射有職守故也六卿分職故司馬言及射人不言及

者以其即司馬之屬也量道張侯皆射前一日事張云即此一日非韋氏協夢云前射三日亦空一日也宿則射前一日與樂人設縣同

日也張氏以宿爲前射三日之前一夕非是

注云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釋官云周禮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

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惟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案聘禮宰夫設飧歸乘

禽公食大夫禮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宰夫設黍稷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飲食之事與周禮正同又聘禮命宰夫官具周禮宰

夫職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既夕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帛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弔事掌其幣器財用是此經之宰夫卽周禮之宰夫

與膳宰無涉燕義因春秋時膳宰通稱宰夫遂云使宰夫爲獻主鄭注亦承其說不知儀禮一經有膳宰有宰夫其職各不相亂也周禮

宰夫下大夫則諸侯宰夫是士當以下宰夫有司疏爲正聘禮歸饗餼卿饋賓下大夫饋上介宰夫饋士介皆以同爵者致之足證宰夫

爲士矣周禮宰夫四人而雜記祫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者周禮宰夫下尚有士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諸侯之宰

當上士爲之其下亦有中士下士也云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者周禮大司馬掌邦政又云若大射合諸侯之六耦

是也此謂諸侯之卿職兼宗伯者云滌謂溉器埽除射宮者釋官云周禮射人職不掌視滌此云射人視滌者以其主於射胡氏肇昕曰案射人無視滌之事此經當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為句宿視滌為句為句宿視滌承上宰夫而言亦宰夫事也張氏以射人宿視滌為句非是知視滌為宰夫事者盛氏曰周禮宰夫職云從太宰而視滌濯是也此惟宰夫視之宰不親者射異於祭也必視之者以學中器具房舍皆不常用故也燕於寢則無庸視矣方氏苞曰此篇主於射而言視滌則燕視不待言矣戒三官之地所滌之器滌之之法滌者之儀皆不載必已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大侯九十參見於祭禮也

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

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

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為侯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之禦矢狸之伺物每舉足者正視遠近為發必中也
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為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鷁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為犴犴侯者犴鷁犴飾也大夫將祭於己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掌量道巷塗數者塗釋文作涂案塗涂古今字正視遠近正陳閩監葛通解楊氏俱作止徐本聶氏俱作正案周禮射人注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焉其發必獲近誤作所大侯熊侯大侯下通解有者字云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周禮量人職文釋官曰周禮量人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食為之二云侯謂所射布也者以三侯皆以布為之而以皮為鷁旁又飾以皮也云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為侯者周禮梓人云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汝禮記射義云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

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注所本也云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者以周禮射人作容此云乏知容乏同物也云狸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者射人注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焉其發必獲者此注所以明量侯道取象之意云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者先鄭注射人云狸步謂一舉足爲步於今爲半步鄭不從故引考工記以非之明狸步爲六尺也敖氏云侯道去物之步數也所畫物在兩楹闕正當楣也此時未有物當以楣闕爲節也步者蓋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尋引之類刻畫狸形於其上以爲識故云狸步盛氏曰量侯道之法鄭得之蓋不數堂上也云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者賈疏云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彼畿內諸侯二侯以熊侯爲首此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而非畿內諸侯所可比故於熊侯加大以別之然不嫌於逼上者天子三侯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不得用虎侯而以熊侯參侯豹侯爲三侯若畿內則但有熊侯豹侯此其所以別也敖氏曰大侯者以其大於二侯名之也大侯熊侯也司裘職言諸侯大射共熊侯豹侯射人職云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亦謂熊侯豹侯也其侯數少於此則侯道未必有九十步者矣蓋作經有先後故禮制有隆殺所以異也舊說謂周官言畿內之諸侯非也周官凡言諸侯皆謂畿外者耳畿內安得有諸侯之國哉盛氏曰此與司裘職文異者彼是畿內諸侯法則此畿外也畿內亦有諸侯乎曰有王制云天子縣內諸侯祿也是也祭伯凡伯之類見於春秋者多矣豈鄭氏一人之私言哉外諸侯設三侯者以遠尊得伸也君射熊侯謂之大者別於臣所射也云參讀爲慘慘雜也雜侯者豹鷃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者周禮射人鄭注同敖氏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謂介於二者之間也參侯以其參於二侯名之也參侯其

豹侯歟郝氏曰參謂參於二侯之閒卽孤卿大夫所射之麋侯盛氏
 曰參讀如字以其參用豹侯麋侯之制而名之也不敢純用豹者辟
 天子也亦不純用麋者以是諸侯之卿大夫所射又當下天子之卿
 大夫也敖郝二說皆非胡氏肇昕曰參侯雜用豹侯麋侯之制故注
 易參爲糝以其義較明顯也敖以爲豹侯郝以爲麋侯皆失參字之
 義矣云干讀爲狩狩侯者狩鵠狩飾也者射人以三耦射狩侯注大
 射禮狩作干讀爲宜狩宜獄之狩狩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狩皮飾
 侯蓋狩正字干假借字鄭以周禮決之故讀干爲狩敖氏曰九十七
 十五十其步數也君至尊而侯道反遠於卿大夫士者蓋位尊則所
 及者遠位卑則所及者近故諸侯象之以見其義也設乏之處各去
 其侯之北十步者以其當二侯相去之中故以爲飾也去其侯之西
 亦十步者則因其北之成數而用之亦以公宮之庭寬廣故耳張氏
 爾岐曰三侯共道遞近以二十步爲率尊者射遠卑者射近侯遠則
 鵠大侯近則鵠小設乏西十北十西與北各去其侯六丈也方氏苞
 曰筋力不可強而侯道之遠近壹以貴賤爲差何也皋陶陳謨以六
 德三德爲有邦有國之差蓋居君卿之位而德器才識不能及遠則
 無以馭其衆臨其屬故寓其義於射傳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
 臣者以爲臣鵠志力不足以中鵠則君卿與有司同罰以示才德不
 足以稱位則不足以任國社而亦無以安於四民之上矣此義明則
 苟非至愚必將撫躬而自懼求賢以自助尚敢荒寧以自恣於民上
 乎位卑者雖力能中遠而非其鵠不獲亦教以職思其居而無越志
 也傳所謂射者各射己之鵠繹者各繹己之志其此義也夫○吳氏
 廷華曰二侯三侯所以異者蓋司裘止言卿大夫而不言士其言諸
 侯之能侯與卿大夫所射之豹侯而不言士之狩侯射人所謂狩侯
 蓋以補司裘所不及其實兩經無不同也然則此經之大侯固是司
 裘之熊侯參侯亦當是司裘之豹侯干之言狩又不必言矣案賓之

初筵詩傳以大侯爲君侯天子諸侯皆君也在天子以虎侯爲大侯在諸侯則以熊侯爲大侯注疏謂其與天子熊侯同故稱大其說是也豹侯謂之參者敖氏云卽曲禮毋往參之參據下言大侯之鵠遂見于參參見鵠于干蓋三侯疊張豹侯在二侯之中故謂之參也

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

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中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中類崇

高也高必見鵠鵠所設之主射義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言射中此乃能任己位也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鵠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鵠皆鳥之捷黠者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穆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狝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及至也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狝侯計之穆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疏正義曰注方謂之左前射三日張侯設之欲使有事者豫志焉

疏

正義曰注

少半寸校勘記曰徐本寸下有也字通解無○賈疏云上文直命量人量侯道及乏遠近之處此經論張侯高下之法也敖氏曰張侯之序以大侯爲先參次之干爲後乃云某見鵠于某者蓋先以尺寸計而張之及既張之後則遠侯之鵠自各見於近侯之上謂先張近侯乃張遠侯也二侯之高俱見鵠而不盡見其鵠下之中是射者唯以貫鵠爲中而其外則否於此見之矣此張侯之法大而遠者則高小而近者則下乃其勢之不得不然者而尊卑之義亦存焉禮意之妙大抵類此郝氏曰再言西十北十前言量此言設也乏用革用皮蔽

矢也張氏爾岐曰設乏西十北十西與北各去侯六丈也云凡乏三
 侯各有乏也褚氏寅亮曰陳氏祥道云鄭衆馬融王肅以正在鵠內
 賈逵以鵠在正內說皆無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
 射之侯畫獸此其別也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
 亦使張侯侯巾類者釋官曰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
 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當上士爲之鄭注周禮云巾猶衣也巾車
 車官之長周禮又有車僕其職云大射供三乏此經命巾車張侯并
 設乏然則諸侯之巾車或兼車僕之職歟引射義者欲明射以鵠爲
 主也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者明鵠取義於直故射
 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爾雅釋詁曰較同訓爲直格與鵠皆諸告
 聲其義亦相近也又引或說以爲鳥名者以正鵠皆鳥之捷點者名
 正名鵠或亦取象於此備異說也引考工記梓人之文者欲明鵠之
 義當先知侯鵠廣狹之度也云大侯之鵠方六尺繆侯之鵠方四尺
 六寸大半寸狩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吳氏廷華曰鄉飲酒
 記及考工記侯制中有躬有舌中以侯道爲準侯道以弓計中以
 寸計侯道每弓得二寸爲侯中大侯九十寸弓侯中丈八尺繆侯七十
 寸侯中丈四尺狩侯五十寸弓侯中一丈以侯中三分之一爲鵠大侯
 鵠六尺繆侯鵠四尺六寸六分有奇千侯鵠三尺三寸三分有奇上
 下各一分侯中之上爲躬躬上爲舌舌各高二尺下躬下舌亦如之上
 舌之上爲上綱下舌之下爲下綱合三侯較之躬舌相等惟侯中及
 下綱去地高卑不同若以侯中論則大侯之中高繆侯四尺繆侯之
 中高千侯四尺其數有定若武之去地則經惟言千不及地武義蓋
 以千侯下綱去地如武之數注以武爲尺二寸是也以尺二寸合上
 下二躬二舌共八尺侯中一丈則千侯上綱及地共一丈九尺二寸
 大侯繆侯去地之數雖無明文然經明言大侯見鵠于參參見鵠于
 千則當由千侯上舌去地之數意會言之蓋所謂見鵠者疏以爲繆

鵠下半與干侯上綱齊大侯鵠下半與參侯上綱齊也案大侯鵠六尺鵠上六尺上躬上舌共四尺則高於參侯當一丈六尺參侯鵠四尺六寸六分鵠上四尺六寸六分上躬上舌共四尺則高於干侯當一丈三尺三寸二分但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參侯自鵠以下至地亦應有一丈九尺二寸掩於干侯之後而參侯鵠下只四尺六寸六分下躬下舌則四尺共八尺六寸六分尚少一丈五寸四分此卽參侯下綱去地之數注所謂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參侯本高二丈二尺又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四分共高三丈二尺五寸四分則大侯自此以下至地亦應有三丈二尺五寸四分掩於參侯之後而大侯鵠下則六尺下躬下舌共四尺共一丈尚少二丈二尺五寸四分此卽大侯下綱去地之數注所謂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是也又去鄉射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注謂去侯北十丈西三丈是也此經又言乏去侯西十北十兩說不一大約鄉侯卑遠則報捷難故須近大侯參侯高乏可遠視故一侯與三侯之乏遠近不同也干與鄉侯等侯等則報獲乃不至於差錯乏之去侯當亦如之經特連類及之其實干侯之乏獨近也又云量人主量道路故命之計侯道若巾車與侯道無涉而並命之者或謂周禮車僕大射共三乏疏謂車用皮乏亦用皮故車僕爲之然可見共乏爲車人之職也巾車車僕之長使巾車者使之命車僕也案義疏云大侯之舌長七丈二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殺於上舌一丈八尺兩植漸殺而下當鵠之處約長六丈六尺其餘旁出於參侯上舌之外者左右約各五六尺參侯上舌長五丈六尺下舌長四丈二尺殺於上舌丈四尺兩植漸殺而下當鵠之處約長四丈八尺九尺其旁出於干侯上舌之外者約各長三四尺雖三侯相去各二十步其旁出之舌隱然可見也云前射三日張侯設乏者鄭以此文皆承上前射三日也胡氏肇昕曰注是也此數節皆承上前射三日之文因宰夫戒司馬射人司馬遂

命量侯道張侯設乏而宿視絛宿縣皆射前一日事故以宿字別之以宿視絛廁於量侯道之前者以視絛亦是宰夫事承上宰夫而言下則司馬之事也

右前射三日戒宰視絛量道張侯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笙猶生也東爲陽中

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寶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有鐘有磬爲全鑄疏正義曰注姑洗校勘記曰姑釋文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徐本俱作沽○敖氏曰宿縣謂前

一日縣之也明日當射故此日云宿宿縣者亦重其事也然則國君平常日用之縣皆於其日縣之明矣大司樂職曰大祭祀宿縣遂以

聲展之盛氏曰燕禮縣與燕同日此亦於射前一日爲之者大射重於燕也張氏爾岐曰諸侯軒縣三面各有一肆此其東一肆也褚氏寅亮曰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故東方曰笙鐘笙磬西爲陰中萬物以

成故西方言其成功曰頌鐘頌磬聖人取名之義精矣因其在東故以之應笙震爲竹也因其在西故以之應歌兌爲言也因又名歌鐘

磬之鼓與股皆就一面言蓋磬如句股形其不鼓者謂之股其鼓處謂之鼓股短而闊其長二其闊一鼓長而狹其長視股一而有半其

博則三分股之二其股與鼓之厚則各得鼓博三分之一其方積則均故縣之而無敵側敖氏分股鼓爲兩面誤鑄大於編鐘而小於特

縣之鐘蓋特縣鐘中又自有大小也並非小於編鐘江氏筠曰敖氏謂笙是與笙相應者頌之言誦與歌樂相應者如所說則鄉飲禮是特縣將應笙則不能應歌應歌則不能應笙豈以在階閒之故而兩

者伊應邪抑以大夫士之制異而於兩者俱不應邪案此說本諸宋葉氏見書戛擊鳴球節蔡傳中蓋宋人都不識字止知頌有誦音不知頌有容音說文云頌兒也籀文作頌又云兒頌儀也然則頌本是古之容兒字又詩敘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則頌又兼成義故注云言成功曰頌又云古文頌爲庸可見頌與庸意義皆同也又尚書云笙庸以閒鄭注亦引此經以說是也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者賈疏云陽氣起于子盛于午故東方爲陽中也萬物以生以其正月三陽生大族用事故萬物生焉引春秋傳者國語伶州鳩對周景王辭鄭引以證東方鐘磬名笙之義也云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者韋昭注引賈唐云大族正聲爲商故爲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明堂月令曰正月蟄蟲始震云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者韋注云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絜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發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爲角是月百物脩絜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燕享可以納賓也是二律爲東方陽管取發生之義故東方鐘磬謂之笙也敖氏曰笙磬笙鐘皆與笙相應者也義本陳氏暘與注說異盛氏曰笙磬笙鐘以其在東而名之頌磬頌鐘以其在西而名之鄭解蓋得之矣獨是編縣十二枚備十有二律之數度鄭乃引春秋外傳以證此似東縣獨協大族姑洗二律西縣獨協夷則無射二律所以啓後人之疑耳陳氏以笙磬爲應笙之磬頌磬爲應歌之磬諸儒多右其說竊恐亦未的也蓋樂以人聲爲貴故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就堂下樂中亦有差等笙管聲之發乎人者也磬鐘之屬聲之發乎器者也故有時以笙爲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笙奏也詩所謂笙磬同音是也有時以管爲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下管是也詩曰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也下經云乃管新宮三終則大射樂以管爲主矣何以但有應笙之鐘磬而無應管之鐘磬邪

且歌者在上方安得有歌而云頌磬歌乎西是亂上下之列矣至於合樂之時歌瑟與衆音並作亦豈唯西縣爲與歌相應也云皆編而縣之者磬師云掌教擊磬擊編鐘注云磬亦編於鐘以磬與鐘同十六枚而在一虞也案陳氏陽謂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以特磬編磬爲頌笙之別其說與注異盛氏非之而引詩毛傳云笙磬東方之樂也則鄭說傳之有自矣引周禮者小胥職文云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者郊特牲注亦云鑄如鐘而大又周禮鑄師云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鑄也敖氏曰鐘鑄皆南陳亦以其北上也其面有二故不言西面而擊者亦與磬同也盛氏曰南陳謂向南陳之以虞首在北也皆皆鐘磬鑄也陳之於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建猶樹也以木貫堂爲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建猶樹也以木貫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鼗應朔鼗也先擊朔鼗應鼗應之鼗小疏曰正義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應鼗應之校勘記曰徐本無應鼗二字通解楊敖俱有○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者賈疏曰明堂位云殷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爲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於簨簠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也主於射略於樂故用先代鼓陳氏祥道曰楹鼓蓋爲一楹而四棱貫鼓于其端周官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莊子曰負建鼓而止建鼓可負則以楹貫之可知方氏苞曰建鼓卽楹鼓以木貫而建之遂以建名若以樹詰則下云一鼓在其南一鼓在西階之西簠在鼓西可矣皆特標建鼓義無所處於文爲贅胡氏肇昕曰注以樹訓建者以建鼓之名取於樹也鄭固亦以建鼓爲楹鼓也以明堂位注證之可知方氏駁之非也云應鼗應朔鼗也先擊朔鼗應鼗應之鼗小鼓也者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詩有鼗應田縣鼓毛傳應小鼗也鼗與鼗古字通陳氏奐傳疏云應鼗在東面以應西

面之朔擊故謂之應又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亦謂之應云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者張氏爾岐曰此鼓本在東縣之南與磬鐘鑄共為一肆移來在此者鄭以為為君以君在阼階上近君設之故云為君也下建鼓言一此不言一因移並言之敖氏曰此鼓擊乃在東縣南者也以君當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皆當鑄之南故移鼓擊於此以辟之也鼓擊若在東縣南則鼓在左擊在右今設於此乃反之者明其變位也盛氏曰注說似迂當以敖說為是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

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擊在其北言成功曰頌西為陰中萬

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

擊樂為賓所由來也鐘不言頌擊不**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此西一

言東鼓義同省文也古文頌為庸**肆**也注云西為陰中萬物

之所成者西方為秋陰氣始盛故曰西為陰中尚書堯典曰平秩西成萬物成熟之時故曰萬物之所成引春秋傳者亦國語文云夷則

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者國語忒作貳貳當為貳之誤韋注曰七

月為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寸二分九分寸之

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

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也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

軌義者韋注曰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

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軌道也義法也九

月陽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

是二律為西方陰管取成功之義故西方鐘磬謂之頌云奏樂先擊

西擊樂為賓所由來也者賈疏云賓向外來位在西其樂主為樂賓

故先擊朔擊應之也云鐘不言頌擊不言東鼓義同文省也者以上

儀禮正義

十三

八中華書局聚

東方言笙鐘應鼗言南鼓此不言者省文耳義同於上也云古文頌
 爲庸者胡氏承珙曰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尚書笙庸以閒云東方
 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
 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功也眡瞭職
 云擊頌磬笙磬注云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
 庸功也是尚書二禮三注略同賈疏云古文頌爲庸此雖疊古文不
 從義亦通是也胡氏肇昕曰周禮大師注頌之言誦也容也史記周
 本紀成王名誦竹書紀年作名庸是頌誦容三字古義通用故今文
 作頌古文作庸鄭君參考古今文訓笙爲生訓頌爲言成功其義致
 精後儒謂鐘磬之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應歌者曰頌鐘頌磬緣文生
 訓義不可通如以頌爲歌樂以釋今文之作頌可也而一建鼓在西
 古文之作庸又何說乎此以見舊說之不可輕改也

階之東南面

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

疏

正義曰軒縣三面皆縣北面合

有一肆以其與羣臣射故闕之以辟射位猶設一建鼓者姑備三面
 耳故言南面與笙磬頌磬同例而與上文之自東縣移來者異文也
 敖氏曰國君合有三面樂東方西方與階閒也階閒之縣東上其鼓
 則西上與在東方西方者之位相類也大射盛於燕宜備樂乃以辟
 射之故去其階閒之縣但設其鼓於故位而已上言南鼓東鼓惟此
 言南面蓋闕其中縣則不擊此鼓故異其文以見之此鼓不擊乃設
 之者明有爲而去其縣非禮殺也盛氏曰此闕其北一肆辟射也猶
 設鼓者別於判縣也北縣南面故此鼓亦南面不云南鼓者見其當
 一面也既設之亦須擊敖云鼓不擊非既因辟射雖賓射亦當闕之
 若不爲射雖於其臣亦當設注說非燕禮縣法宜與此同爲燕亦有
 時而射也韋氏協夢曰敖謂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閒之縣是也若然
 則大射及賓射皆當闕一面注謂其爲諸侯則軒縣賓射輕於大射